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binding.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李靈

曾孫元忠渾  
璩曾孫德饒

弟子璩  
公緒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謚  
謚弟子士謙

李襲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  
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  
太守神麈中太武徵天下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  
陽太守以學優遷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



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為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悅祖子瑾字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諡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營明堂大都督引為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盜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為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蠢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



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  
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  
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  
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  
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  
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  
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尔朱乎神武  
曰富貴皆由尔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  
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肯  
來元忠曰雖麤竊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

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  
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  
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  
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入殷州使以賜委  
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  
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尔朱羽  
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  
事累遷大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  
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  
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



高歡老翁委自難  
得

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  
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  
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爲此翁難遇所以  
不去因持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  
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父乃蘇神武親自撫視  
封晉陽縣伯後爲北州刺史時州境久儉人皆菜色元忠  
表求賑貸被報聽用万石元忠以爲少遂出十五万石賑  
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  
不以物務下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未  
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

元忠以酒自放豈真樂飲

遊遨里閤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  
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  
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又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  
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  
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  
襄王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  
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  
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表不曳地二公相視  
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



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購至金蟬質  
綃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  
其父墓中夜驚起甚無之且告其受業師占云大吉可謂  
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常出一孔擲棗  
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文襄入謁魏帝有衆鳴殿上文  
襄命元忠彈之間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九奉至尊威靈一  
九承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鬮搔字  
德沈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  
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  
盡復代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  
於儀曹郎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  
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怕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  
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  
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  
相毀侃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  
宗侃等慙遂讓爲閑田

元忠異人當得此  
異說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  
有業尚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遇害  
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  
多難求爲青州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

信州路齊列  
七  
方



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介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  
以爲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方共劫河間  
邢杲爲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  
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哺血而  
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  
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  
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  
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  
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贈王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

彌成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後還爲東郡太守以賦貲徵還  
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  
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  
邢邵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  
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  
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  
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  
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  
夏旱涸竭渾齊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  
爲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妻郭在州干政



母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尔朱榮入洛衣冠殲盡物論  
以為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万共劫河間  
邢杲為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  
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哺血而  
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  
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保渾以社  
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禽殄如社客就  
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  
首送洛陽海隅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家側殆將滅性  
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久而

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為東郡太守以賦貲徵還

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  
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  
邢邵為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為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  
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渾與邢邵  
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魏收曰彫蟲小技我  
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  
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  
夏旱涸竭渾齊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  
為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妻郭在州干政



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  
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  
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  
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  
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  
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  
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  
又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襄  
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  
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惣集對揚王廷常令繪先發言端  
為君宰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

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梁武問高  
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為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  
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  
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  
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  
潔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脩  
檻遂因闢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  
猛獸因闢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  
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



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立使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謚特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鶴羽繪答書曰鶴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踈嬾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

不可愛  
不可受  
不可愛  
叛人之冠

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雋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鄴下為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為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鄉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朓來聘勞之朓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



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磔元令璨與中書郎高問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失據攻永采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

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譙對為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跣秀之等竝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竝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子道宗位直閣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為御史所劾除名止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



葬贈齊州刺史諡曰惠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  
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  
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為介  
州長史

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為校書  
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  
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稔孝悌雖位秩未  
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  
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  
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縷徒跣  
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  
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  
居村名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縣長未之官蜀  
羣盜蠱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有  
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  
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  
會佗賊攻陷縣城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  
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  
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  
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



弟公緒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爲冀州司馬屬疾去官絕迹贊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開時務故誓心不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竝行於世公緒既善陰陽之術有秘記傳之子孫而不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繁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

服略無少長之禮爲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爲太子舍人爲副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傳客出入常袒露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及音譜竝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爲之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由此言之情性之辯



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擯落枝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入間或栖物表道遙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爲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籌略賜爵平棘子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摠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知聖旨但臣與之昏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王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征統万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剋統万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爲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臣奉詔慰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臣不宜方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爲太



常策拜蒙遜為大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長安鎮都大將軍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跽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曩世之後早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竝非才俊如聞燉煌太守牧捷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驗矣又言牧捷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



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恃言恐順沮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覺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蒙遜金聽殺之浩竝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秘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秘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



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  
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  
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  
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  
等皆坐鬪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崇孝義家門有禮  
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致  
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  
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敷津吏臺有使  
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濟突入  
執式赴都與兄俱死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

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孝文知賞後  
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  
之累跡憲不爲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  
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  
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  
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壻安樂王監  
據相州反靈太后謂監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  
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靜子希遠字景冲早  
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  
貌雅麗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爲中外府長



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  
殷州刺史諡曰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  
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  
勳位給事黃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  
封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  
除金紫光祿大夫大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成除齊州刺  
史職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為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  
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即祖勳  
妻姨為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幹  
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  
后兄君璧等為王還復祖勳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  
光祿卿祖勳第二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  
卒於散騎常侍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  
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為之謀  
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宣寶行賂改籍注  
老事發武成帝倍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  
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  
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  
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  
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



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贈儀同三司諡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脩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簡靜不妄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勣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爲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爲後主娥

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爲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竝以文學自達取爲外戚家子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爲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爲司州別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



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官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爲敦篤位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少卿式弟弈字景岫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年歲時賜以布帛弈弟罔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罔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且罔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帝大悅罔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



鄉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怕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左氏春秋教授爲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下零

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趙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爲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賜爵魏昌子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



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餘万宋徐州刺史武陵王  
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帝明日復登亞父  
家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  
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  
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  
安北是人臣不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  
又何至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  
万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  
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復  
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後可以此相矜旣開門  
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  
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  
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冬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  
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  
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  
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  
人來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爲  
人久爲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  
一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  
喜進爵宣城公爲使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



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  
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嘗啓太武廣徵俊秀帝曰朕有  
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假復來訪此人輩亦何可得  
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  
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不見公  
廷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悉其所陳假有是非  
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己善故  
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  
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  
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

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  
所知若此其妻崔躋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  
納翟氏不以爲妻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  
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  
上並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  
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  
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  
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  
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  
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恩



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  
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諡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  
二年文成帝引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雋欲以爲中書學  
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  
次第即以爲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  
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  
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  
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  
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  
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  
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  
然遠近安世曰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  
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貸之令使任情交易  
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  
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  
不愛寶貴故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  
遷主客給事中時人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  
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  
人者爲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



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  
擿親往討之大爲波敗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語  
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  
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  
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內肅然病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  
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  
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友時人多絕戶爲沙門瑒上言三千  
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  
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遵等忿瑒鬼教之言以  
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名皆  
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愚謂非謗  
靈太后雖以瑒言爲允然不免遲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  
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  
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  
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  
李公騎寶夤啓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寶夤又啓爲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  
官建義初馮陰遷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一辟立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成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

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紛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紛互相摘撫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介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



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  
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  
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  
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  
則顧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  
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  
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  
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  
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  
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  
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  
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  
是先賢之中再見於世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  
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  
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  
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  
月令玉藻明堂二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  
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  
謂之揔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



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  
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  
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  
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  
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  
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  
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  
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  
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

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  
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  
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  
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而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  
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  
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  
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  
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  
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  
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  
 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  
 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  
 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  
 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  
 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  
 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音鼓在西房  
 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  
 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  
 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

左者房見於注者也論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

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能乎使九室  
 之徒奮筆而筆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三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倭構  
 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  
 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  
 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  
 袞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  
 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  
 情其不然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



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  
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  
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  
爲三尺之戶二尺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  
簾門畫箭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  
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  
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  
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戣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  
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宸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  
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袞置二尺之間此之區通不  
得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  
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  
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  
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  
從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  
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  
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  
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  
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  
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負下方東西九仞南北



十筵堂高二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  
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  
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  
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  
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  
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  
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  
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  
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  
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闢三系六戶七十二牖弗

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惑計其戶牖之數  
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  
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為謬  
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  
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  
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  
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  
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  
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  
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



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二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夏通宵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字依巖渴崖巖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隊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



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爲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兄場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謚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齒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場深所嗟尚母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



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  
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  
免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善陸隋有天下畢志不  
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  
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  
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  
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首鄉亦云食先黍  
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  
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  
人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  
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禱其少者令與多  
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  
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

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  
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  
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  
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  
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  
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  
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



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為之糜粥  
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  
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  
也仁心感物羣大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  
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  
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  
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  
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  
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  
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

若鮫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  
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母為龜巨武為鼈邪  
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蚺羊祐前身李氏之  
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  
後身化為檮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  
由心作不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  
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為詠懷  
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  
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  
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



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  
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  
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  
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  
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為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  
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  
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立園條其行狀詣尚書  
省請先上之諡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  
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  
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沒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  
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安未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  
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  
字仲興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  
仕魏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  
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竝尚書  
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  
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是某勁叡輯字護宗  
晃字仲黃某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  
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一子慎敦  
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盛敏隆喜



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充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  
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  
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  
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小時聰生真字  
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  
字彥祖頤生勰系曾各有令子事並列于前盛位中書郎  
三子續襲閣續字緯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  
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  
簿生二子鳳林秀林

李商字伯微伯父秀林小名楹性溫直太和中中書博士為

頓丘相豪石畏之景明初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  
威為名以母憂去職後為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

夫卒贈齊州刺史商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為定州鎮軍

長史帝博陵太守于時并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商潛引洛

周州遂陷沒洛周特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以為王呼

曰市王驛王乃封商定州王洛周尋為高榮所滅商仍事

榮介朱榮禽葛榮遂執商及高昌功薛脩義李無為等於晉

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入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詔議參

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為候衛大將軍陝州刺史及周

文帝攻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司徒定州刺史子子

信州李商



曰龍之子曰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

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竝以

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

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

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

賓部後從遷武與慈

獨全累遷涼州摠管長

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

州刺史隋文帝摠百揆

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

并州以子雄為河北行

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

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

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

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

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

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

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

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

射其兄子曰讓之曰棄文尚武非

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

何病焉子曰無以應任周累遷小

久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所領

史從滕王道破吐谷渾於青海以

行軍摠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豪

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

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

室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既少卿

相委吾無此顧慮矣子雄頓首流

正直侃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

公挺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

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

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

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

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

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

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

信州 李州 北史列傳 卷之二十一 上 三十一 一



別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

贈都官尚書諡曰貞子伯襲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

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伯愔位太子舍人愔族叔肅字彥

邕位貞外常侍初諡附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

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隱屏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薦

為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

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憚為有司彈劾太后怒之卒於

夏州刺史肅從弟皝字皝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

刺史諡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皝從弟仲旋司徒

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十二世阻險為害仲旋示以威

忠即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太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

為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為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

所歷並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

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環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

也隆字太彞位阜城令隆生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

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

幹用與酈道元俱為李彪所知伯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

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

曉喻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

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為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

徐州各州



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  
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  
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  
州賊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朝遇害卒贈幽州刺史諡  
白昭子密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  
精習經方洞閉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尔朱  
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為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  
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  
公毅州別駕義深有當出才用而心曾峻峭時人語曰

劍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  
卿見尔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  
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為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  
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辯位兼通直散騎  
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為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  
陳周末逃歸隋開皇中為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政  
藻明敏有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為開府行參軍判集書  
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  
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駒駘弟文師歷中書舍人  
齊郡太守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膏帶十圍學綜諸經兼



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脩  
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  
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  
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  
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  
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  
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  
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  
用位金部郎中

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懸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  
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爲  
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異部摠合  
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  
文簿指影取備事并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諸  
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  
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  
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  
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以所基求好長史舉  
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處李



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  
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  
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  
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  
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為南青州刺  
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  
收數系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  
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  
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  
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官誓不曲意求人

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子何假鈔挫頓六過遣向并州耳  
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放敕遣之齊末官至  
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八曰我不作儀同更  
覺為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  
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善飛  
字彥鴻世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  
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貪酒為累  
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日對酒招致賓客風  
調詳雅燕飛從兄子朗才辭燕飛之亞燕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盡兄弟並有焉靈則首



應云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鑒  
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明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  
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個儻從橫功自卒季初之家風素  
業是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急之子弟特盛衣纓豈  
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此識具通雅時幹之良場  
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送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  
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北史列傳第二十一

北中三十三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